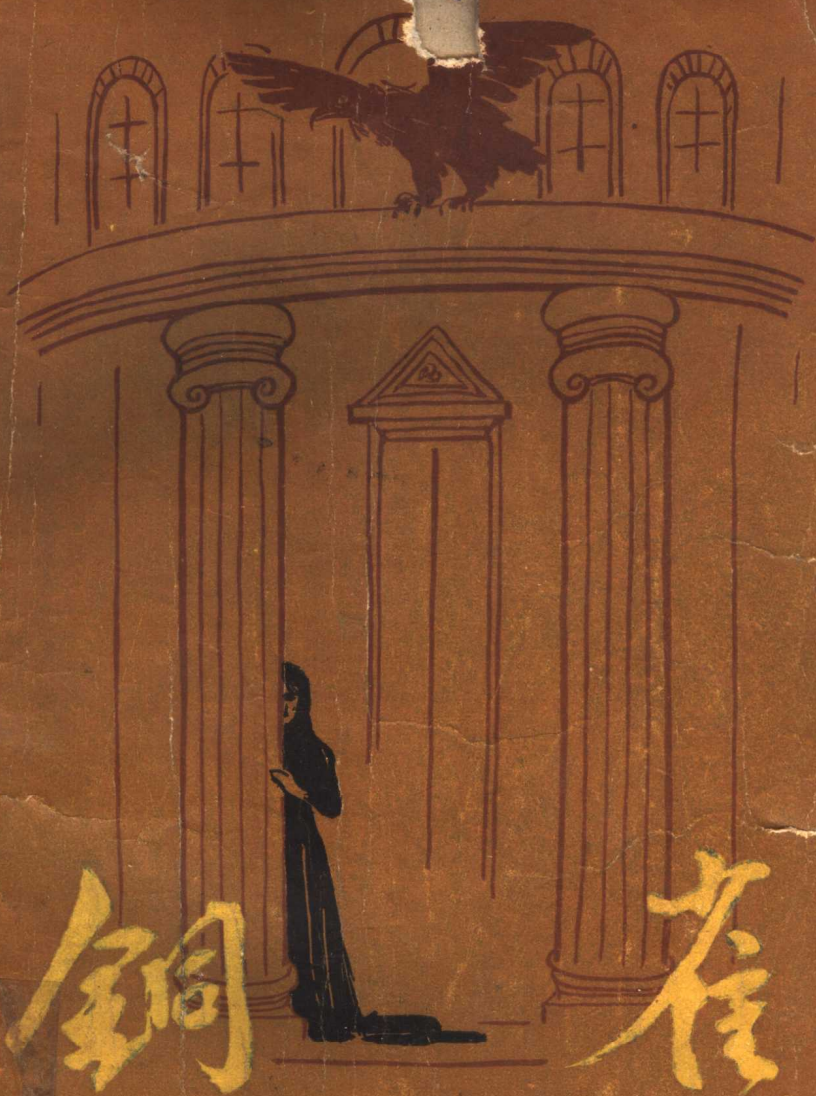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銅雀

[蘇] A·雷巴柯夫 著

冬 麥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 9 6 2 · 8

內 容 介 紹

“銅雀”是“短劍”一書的續集。它描写一批苏联共青团員和少先隊員在野營中欢度暑假时，为了維護国家財產同地主富农进行的斗争。書中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对青少年有很大教育意义。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总)60(文)40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張 $9\frac{2}{14}$

1958年7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3次印刷

字数 208千字 印数 51,501—61,700册

定价(4) 0.72元

目 录

第一部 逃亡者

非常的故事.....	(1)
令人不快的解释.....	(3)
地主的庄园.....	(8)
少先队.....	(11)
地主的房屋和住宅.....	(13)
下一步怎么办?	(16)
长杆子瓦西卡.....	(19)
长杆子的哥哥尼古拉.....	(24)
在乡村里.....	(26)
令人难解的兇杀案.....	(31)
“伯爵夫人”	(33)
新计划.....	(36)
一个無政府主义的美术家.....	(39)
时刻准备着!	(44)

第二部 追踪

划船站.....	(50)
在河上.....	(52)
船夫.....	(56)
是怎么一回事?	(61)

奇遇.....	(64)
意外的轉變.....	(68)
木筏.....	(72)
繼續前進.....	(76)
逃亡者.....	(81)
在城里的預審員那里.....	(86)
謝洛夫.....	(88)
鮑利斯·謝爾蓋維奇.....	(91)
地主的生活.....	(94)

第三部 高雷根池沼間的小路

謝尼卡·叶洛費耶夫.....	(98)
釘子.....	(103)
在病院里.....	(106)
农村写生.....	(112)
綠色遊戲.....	(116)
什么是自我鑑定？.....	(118)
自我鑑定.....	(120)
自我鑑定（續）.....	(123)
預審員来到了野營.....	(129)
应当到森林里去.....	(132)
斯拉伐的調查.....	(135)
篝火.....	(138)
危險的探險.....	(143)

第四部 邊區博物館

叶洛費耶夫.....	(149)
俱樂部.....	(152)
斗争更加激烈了.....	(156)
斗争繼續着.....	(159)
又到謝洛夫这里来了.....	(162)
胜利了!	(166)
又到了博物館.....	(168)
又是船夫.....	(171)
有益处的病人.....	(175)
仆人的住房.....	(179)
博物館里的夜晚.....	(182)
在博物館里的第二夜.....	(184)
陌生人.....	(188)

第五部 銅雀的秘密

鯨魚吃多了.....	(192)
在神秘的房屋里.....	(195)
图样.....	(199)
寻找宝藏的人們.....	(203)
医生的叙述.....	(206)
真的一切都完了嗎?	(212)
复制的图紙.....	(215)
鷹.....	(217)

赫尔金鷺.....	(221)
鷺河—草原—山崗.....	(225)
公社.....	(228)
集会.....	(231)
髡兀鷺.....	(237)
卡拉盖耶夫伯爵.....	(240)
坟墓.....	(243)
总结和没有做完的事.....	(246)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不能单靠少数人做，它需要的是大家
——做，如谦逊的态度。

——马彦祥

第一部 逃亡者

非常的故事



耿卡和斯拉伐在河岸上

耿卡和斯拉伐坐在烏特奇河岸上。

耿卡的褲子卷到膝蓋上邊，帶條的襯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發紅色的頭髮向四面豎豎着。他用輕視的眼光看了看划船站的小亭子，兩腳撥弄着河水。

“你想想看，這算什么站啊！把救生圈挂在鷄窩上，還自称是划船站哩！”

斯拉伐沒有作聲。他那蒼白的，微微有些晒紅了的臉陷入沉思中。他悶悶不樂地嚼着根草莖，想着野營生活中發生的幾件令人苦惱的事故……

而事情發生的時機卻又恰好是他，斯拉伐留在野營代理隊長的時候！是的，他是同耿卡一起負責的。但耿卡對什么事都滿不在乎。瞧，他坐在那兒用腳撥弄着水，好象沒有一點事似的。

耿卡真的在擺動着兩腿，議論着划船站：

“划船站！不過是三只破盆子。當人們故弄玄虛的時候，我真受不

了。有什么可显示的呢！倒不如简单地写上：‘出租小船’或者‘划船处’。这样既朴素，又实际，又好。可是偏叫做‘划船站’！”

“真不知道我們該向柯里亞怎樣說才好，”斯拉伐叹了口气。

“那有什么？这与我們有什么关系？倘若他責备我們，那我就乾脆告訴他說：柯里亞！应当客觀些。在这件事上，誰也沒有錯誤。一般說來，生活中不发生事故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用哲学家的派头补充道：

“倘若沒有这些，生活也就沒有趣味了。”

“沒有这些是指的沒有什麼啊？”

“沒有事故唄。”

斯拉伐瞧着通往火車站的道路，說道：

“你完全沒有一点責任感。”

耿卡不屑地用手在空中擰了一下：

“‘感觉’，‘責任’……好漂亮的名詞……玩弄詞令……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負責。而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警告过：不要把少先隊員帶到野營里。对不对，我警告过吧？但大家沒听我的話。”

“跟你沒有什麼可談的，”斯拉伐冷淡地回答道。

他們默默地坐了些时候。耿卡还是用脚撥弄着水，斯拉伐則嚼着草莖。

七月間炎熱的太陽無情地晒着。螞蟥在草丛里不知疲憊地叫着。

窄窄的、深深的小河被河岸上垂下的樹叢掩蓋住了。河在田野中彎彎曲曲地流着，緊緊依附在山崗下，徐徐地繞過村莊，然後才把靜靜的，發黑的，清冷的河水藏到森林里……

風把遙遠的，棲身在山下的鄉村街道上的声响傳來。但从这样远的距离看去，鄉村好似一些薄鉄房蓋、木板房蓋和草房蓋堆積在綠色花園中一樣。只是擺渡口那兒，有許多小路象稠密的蜘蛛網似的發着黑色。

斯拉伐繼續向道路上瞧着。从莫斯科開來的列車，大概已經到了。

这就是說，柯里亞·謝瓦斯齐揚諾夫和米沙·鮑列柯夫馬上就要到這兒來了……斯拉伐叹了口气。

耿卡冷笑道：

“你在叹气嗎？！這真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长嘘短叹……哎呀，斯拉伐，斯拉伐！我跟你已經說过多少次了……”

斯拉伐站起来，用手在頭頂上打着遮兒。

“他們來了！”

这时，耿卡不再用脚撥弄水了，他爬到岸上，也向路上望去。

“在哪兒？嗯……他們真來了。前面是米沙。他身后……不，不是柯里亞……一个男孩子……高洛文……一點兒也不錯，是高洛文，过去是个流浪兒。他还揣着一个口袋……”

“大概是書籍……”

孩子們向順着田間小徑走的小小的人影瞞着。雖然他們距离這兒还很远，耿卡却喃喃地說道：

“斯拉伐，我們先說好，只由我一个人来解說。你不要插嘴，不然把一切都弄糟了。至于我，滿棒呢，我會說。況且柯里亞又沒來。而米沙算得了什麼？你想想看吧，他只不过是輔導員的助手罷了。”

耿卡虽然尽量鼓着勇气，但他却感到很不自在。令人不快的解釋在等待着他。

令人不快的解釋

米沙和高洛文把口袋放在地上。

“你們為什麼在這兒呢？”米沙問道。他戴着藍色的便帽，穿着甚至在夏天也不脫的皮短衣。因为他穿起这件衣服，看来很象个共青团的积极分子。

“只是这样来到這兒。”耿卡摸了摸口袋。“是書籍嗎？”

“是書籍。”

“可是柯里亞在哪兒呢？”

“柯里亞不來啦。他被动員到前綫去了。”

“原来是这样啊……”耿卡拖长声音說道。“那末派誰來代替他呢？”

米沙拖延着不作回答。他摘下便帽來，撫摸着自己的黑头发。他的头发由于經常用水弄湿，已經由鬚曲变直了。

“到底派誰來呢？”耿卡又問了一句。

米沙所以慢騰騰地不回答，是因为他本人被任命为这个队的輔導員了。他真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訴小朋友們，才不致使他們認為他驕傲自大，并能够立刻承認他为輔導員。指揮自己同班的同学，这是个复杂的問題！但米沙已經在路上專門想好了兩句話。他謙虛地裝做無所謂的样子，說道：

“暂时派我来充当。”

‘暂时’乃是第一个法宝話。其实，暂时代理輔導員的，不是輔導員的助手，还会是誰呢？

但謙虛而又有礼貌的‘暂时’并未发生預期的結果。耿卡瞪大了眼睛。

“派你？！那我們在乡村里还会有一点兒威信嗎？大家都很尊重柯里亞……甚至連老人們……”

这时米沙只好用了第二个法宝：

“我曾拒絕过，但区委会却批准了。”

他觉得区委的威信是自己的支柱，于是严肃地問道：

“你們为什么竟将野营抛开了呢？”

“齐娜·柯魯格洛娃留在哪兒！”耿卡赶忙回答道。

原来要求小心点的意思是这样啊。而斯拉伐却用一种道歉的声調开始說：

“米沙，你看……”

但耿卡把他的話打斷了。

“哎，高洛文，你是到我們這兒來作客的嗎？”

“到這兒來有些事，”高洛文回答道，並大聲地吸着空氣。

他本來就短粗肥胖，現在穿上勞動教養隊的制服顯得更加肥胖和笨拙了。出了汗的臉發着光澤，他不停地用手趕着蒼蠅。

“教養隊的面包把你喂胖了，”耿卡說道。

“吃的是不錯，”高洛文誠實地回答說。

“那末你究竟為什麼到這兒來了？”

米沙解釋說高洛文住的那個兒童之家要改成勞動公社。勞動公社將設在這兒的一座地主莊園里。公社主任明天來。而高洛文是先派來了解情況的。

米沙由於謙虛的原因，並沒有說明，在實質上，這是他出的主意。他在一天傍晚，在街上遇見了高洛文，聽他說兒童之家打算在莫斯科附近給勞動公社找個地方。米沙說他知道一個這樣的地方。說他們的野營設在從前的地主卡拉蓋耶夫的莊園里。是啊，這是在梁贊省，但距離莫斯科也不太遠。花園很空曠。巨大的莊園里沒有人住，是個好地方。對於公社說，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好的了……高洛文把這些話告訴了他們的主任。主任叫他跟米沙先來，自己則答應在明天來。

這就是實際的情況。米沙為了使小朋友們不看成是他在夸耀自己，沒有提及這些。他只告訴他們這兒將建立勞動公社。

“噁，”耿卡吹了一聲口哨，“難道‘伯爵夫人’會把他們放進去嗎！”

高洛文疑問地看了看米沙：

“她是誰呢？”

耿卡揮動着手，開始解釋道：

“這所莊園從前住着一個叫卡拉蓋耶夫的伯爵。革命後他逃到國外

去了。全部家底都带走了，当然囉，房子还留在这兒。这兒現在住着一位老太太。是伯爵的亲戚或者是寄食者。我們把她叫做‘伯爵夫人’，她看管着庄园。誰也不肯放进去。也不会讓你們进去。”

高洛文又用鼻子吸了口气，但已經帶点受委屈的情調。

“怎么会不让人进去呢？要知道庄园是国家的财产啊！”

米沙赶忙安慰他說：

“是啊。只是‘伯爵夫人’有一張把这所房屋作为珍貴古物来保管的証明。不是伊丽沙白女皇，便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第二曾在这兒住过。

‘伯爵夫人’总把这張証明拿給入看。但你也明白，倘若把沙皇和皇后曾經玩乐过的地方都空起来不用，請問，叫人民住到什么地方去呢？”

米沙認為問題已經講完了，于是說道：

“小朋友們，我們走吧！我和高洛文两个人从車站把口袋扛到这兒来。現在請你們来扛吧。”

耿卡心甘情愿地抓起口袋来。但斯拉伐却站在那兒不动，說道：

“米沙，你知道……依戈里和謝瓦……”

“哎呀，对啊，”耿卡打断他的話，把口袋放在地上，“我正好要說，斯拉伐却搶到前面去了。斯拉伐，你呀，总是好搶先！”

然后他囉嗦起来了：

“米沙，你明白嗎，事情是这么回事……你明白嗎，原来是那末一回事……叫我怎样向你解釋呢……”

米沙生气了：

“你在东拉西扯些什么啊？拉呀，扯呀……說什么‘这么回事’，‘那么回事’！”

“这就說，这就說……就是这样……依戈里和謝瓦逃跑了。”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打法西斯去了。”

“什么法西斯呢？”

“意大利的。”

“你胡說些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吧。”

耿卡把一張字条遞給米沙。字条写的很簡短：“小朋友們，再見，我們打法西斯去了。依戈里、謝瓦”

米沙把字条看了一遍又一遍，聳了聳肩膀。

“簡直是胡說八道……事情是什么时候發生的？”

耿卡开始紊亂地解釋着：

“昨天……就是在今天發生的。昨天他們倆和大家一同睡的。等早晨睡醒來的時候——他們就不見了。只有這張字条。是的，我昨天就看出來他們非常可疑。他們竟想起擦皮鞋來！又不過什麼節日，他們忽然擦起皮鞋來……真可笑……”

這時，他不自然地笑了起來，想使米沙也來嘲笑一下依戈里和謝瓦，竟異想天開地擦起皮鞋來。

但米沙是無心來笑的。

“你們去找過他們嗎？”

“到處都找了。森林裡去過，村裡也去過……”

“說不定他們是跟小流氓們弄到一起了？”高洛文說道。“我們那兒只要有人跑掉，那就到附近的小流氓那裡找去好了。他是被騙去的。一定往克里木跑。現在都往克里木跑。”

米沙揮了下手。

“這兒有什麼小流氓！只是這些助手把他們放走了。”

他用含着非常卑視的眼光打量着耿卡和斯拉伐。

“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耿卡和斯拉伐同時喊道。

“關係就在這兒！就在於從前沒有人跑掉過！”

耿卡把手捂在胸口上：

“說句真正良心話……”

“不需要你的真正良心話，”米沙打斷他的話，“我們到野營去吧！”

耿卡和斯拉伐把口袋揹在肩上。孩子們向野營走去了。

地主的莊園

孩子們順着田野間的彎彎曲曲的小徑走着。田野里有的地方還沒有收割，有的地方已經收割完畢，只剩下黃色的麥穗子了。

耿卡不住嘴地談論着。但他只有揮動着手臂才能說話，因此裝着書的口袋却在不知不覺中，重新回到高洛文的肩上了。

“即使是你們能够战胜了‘伯爵夫人’，”耿卡滔滔不絕地說，“那在這兒組織公社，鋪起家底也是很困難的。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不可能的。莊園里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座房子。什麼工具也沒有。既沒有牲畜，也沒有農具。沒有耙，沒有木犁，沒有鐵犁，也沒有車輛。你認為這些都落在農民手里了嗎？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都叫富農搞去啦。這是千真萬確的！高洛文老弟，象這兒的富農，可能到哪兒也找不到呢。他們干些什麼勾當，你甚至都想象不到。”

“那末，他們干些什麼呢？”

“哎呀，你真是個怪人！要知道我們到這兒來是為了組織少先隊。可是所有的人都反對我們。第一是富農。第二是宗教。第三是不覺悟的父母。他們不叫孩子入隊。我們一演劇就擠得水洩不通。一宣布在演劇後開會就都溜之大吉了。

“這大家都知道，”高洛文深思地說。

“正是這樣，”耿卡接着說道，“而孩子們則都是些鄉下佬。他們有多少落后意識啊！總是講魔呀、鬼呀。跟這些人工作一下試試吧！”

“這就是說，很困難了？”

“不輕鬆，”耿卡愁苦地承認道。但立刻就吹噓起來，並補充道：“但我們完成過比這更困難的工作。既然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那我們一定能組織起來。看現在又為他們弄來了書籍，”他用手摸了摸高洛文替他揹着的口袋，“我們給他們演劇，我們做掃盲——也就是掃除文盲的工作。你會見到：我們最先將在這兒組織起來少先隊。米沙，我說的對不對？”

米沙什麼也沒有回答。他默不作聲地走着路，想着他剛開始作輔導員就遇見了倒霉的事。第一天上任就丟掉了兩個少先隊員。他們跑到哪兒去了呢？他們沒有錢，沒有干糧是跑不多遠的。但他們在路上可能要發生事情的。可能迷失在森林裡，淹死在河裡，叫火車壓死……真是件令人不快的事……是否要把這件事通知給他們的父母呢？看來，是不需要的。為什麼要叫他們擔心呢？逃亡者反正會找得到的。不然會把所有的父母都驚動起來。全莫斯科都給掀起來。各種不快的事都會接踵而來。在學校裡，在區裡人們都會議論這件事。而在農村裡，大概已經傳播着謠言，說少先隊員都逃跑了，不要把孩子送到少先隊去。看依格里和謝瓦給惹出多大的禍來！……把少先隊的威信破壞了。少先隊在困難的環境裡干了整整一個月的工作，却出了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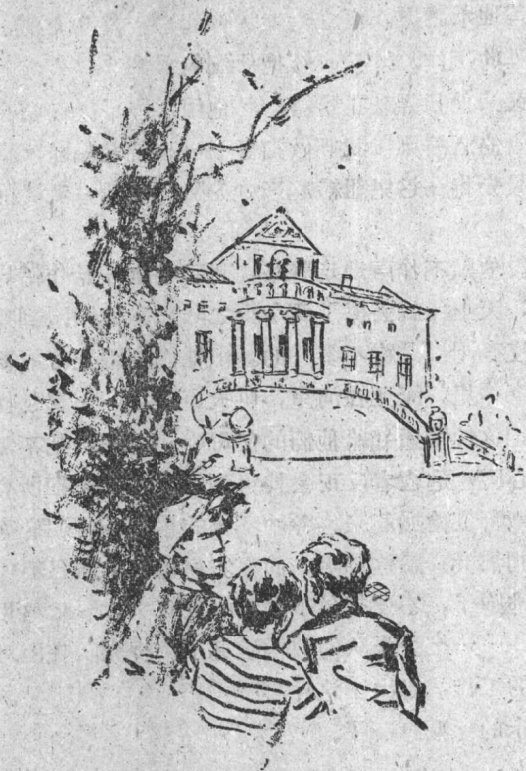
這種愁苦的尋思被耿卡的呼喊打斷了。

“看，這就是莊園！”

孩子們站下了。

在他們面前山上的濃密樹林中聳立着地主的二層樓房。看去，那兒有好多房蓋，有好多煙囪。有很大的半圓形的遊廊，用白石雕砌的欄杆，把這座房屋隔成平均的兩部份。在遊廊上聳立着一個閣樓，閣樓的兩側有兩個窗戶，中間有一個壁龕。一條很寬的林蔭道路在花園中間通過。這條路一開始是平坦的土路，以後是有坡度的石路，逐漸地變成石階，成為彎曲的遊廊的兩翼。

耿卡咋着舌頭作出响聲。



这就是庄园

种令人苦悶的寂靜……

在倒塌了的院牆里面的草地上，帳幕閃閃發白。這就是少先隊的野營。小孩子們跑過來迎接幾個大孩子。最前面的是齊娜·柯魯格洛娃。她那雙短粗的小腿跑得比誰都快。

“漂亮吧？”

高洛文大聲地吸了口氣：

“重要的是家底啊。”

“但那兒却沒有任何家底，”耿卡証明說。

看來，莊園是荒蕪了。花園長滿了野草。林蔭小路邊的長椅子毀壞了，花壇上的巨大的石膏飾瓶打碎了，水池里也長滿了綠色的、有毒的苔草。一切都是死沉沉的，沒有生氣的，陰郁的。

只有當這幾個男孩子走進花園的深處的時候，才被傳來的小孩子們的响亮聲音打破了這